

A woman with dark hair is seated at a wooden table, wearing a dark kimono with a light-colored geometric pattern and a wide, light-colored obi with a central floral motif. S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On the table to her left is a dark teapot and a cup.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reddish-brown wall with a bare branch visible at the top.

破碎的爱

松山 善三著 中井 多津夫编剧·钟晓阳 朱金和翻译 改写

I313.4
15
1

039394

破碎的爱

编著：〔日〕松山善三

编剧：〔日〕中井多津夫

翻译·改写：钟晓阳

朱金和

江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58278

破 碎 的 爱

〔日〕松山 善三

中井 多津夫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印张,2插页 185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 000

ISBN 7-80533-059-X/I·25

(书号: 10422·61) 定价: 1.75元

目 录

一	飞来横祸	(1)
二	顶替罪名	(6)
三	婚期推迟	(15)
四	失子惨痛	(25)
五	“精神赔款”	(36)
六	说明真相	(45)
七	夫妻反目	(56)
八	难以存身	(65)
九	风波迭起	(76)
十	寄人篱下	(87)
十一	狭路相逢	(97)
十二	追根溯源	(107)
十三	感情危机	(116)
十四	怨愤初消	(128)
十五	巨额赔款	(136)
十六	疑窦丛生	(150)
十七	人格无价	(160)
十八	弄巧反拙	(170)
十九	心之彷徨	(179)
二十	破碎的爱	(192)

二一	发现秘密.....	(204)
二二	真相大白.....	(219)
二三	旧情难续.....	(232)
二四	死的忏悔.....	(248)
二五	重返故乡.....	(261)
二六	慈母的心.....	(275)

一 飞来横祸

夕阳闪着金色的余晖，映照在东京一条不太热闹的小街上。拐角处有一家油炸食品店，店很小，桌椅却很干净，冰箱擦得锃亮。柜台上，摆满了油炸乌贼、牛蒡、洋葱等食品。伴内国子穿着一身半旧的、蓝黑色花纹的和服，扎着围兜，在柜台里忙碌着。她快三十的年纪，瓜子形的脸上漾着谦和的笑意。三年前，丈夫伴内隆一不幸病死，遗下了她和七岁的儿子伴内勉，就跟婆婆伴内泷生活。起初，婆婆不愿意，后见媳妇对自己很孝顺，干活又勤快，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了。邻居们见了这和睦睦的祖孙三代，都称赞说：

“伴内婆婆，您有这么个好媳妇，真是福气啊！”

泷一听，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她想想自己守寡后孤身一人，小儿子伴内弘二犟头倔脑，女儿悦子爱耍小心眼儿，觉得还是同国子在一起好。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孙子阿勉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

“妈在家吗？”悦子带着两个儿子来了。她身材瘦削，脸色微黄，仿佛有些营养不良。她那双转动灵活的眼睛，表明她颇有心机。刚进店门，三岁的弘美就奔进泷的寝室，把茶几上的花瓶碰翻了，弄得满地是水。

悦子斥责小儿子：“你怎么这样不安分！”

国子连忙走进寝室，边说：“不要紧”，边取了抹布揩榻榻米上的水。

“妈要去旅行？去哪儿呀？”悦子问。

国子给悦子沏了茶，说：“准备去汤原和伊豆。”

“真悠闲呀！店里的事全推给你，自己却去游山玩水，妈也太自私啦。我说国子，你也该合计合计啦。”

“哪儿的话，我这样不挺好吗？”国子柔顺地说，“妈待我和阿勉可好了。”

伴内泷提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回来了。她五十多岁年纪，由于经常活动，还参加了老年人协会组织的民间舞蹈训练，因而精神健旺，步履轻快。她见悦子五岁的大儿子良治在柜台上抓油炸食品吃，生气地说：“嗨！不许这样！不行，别再放进去了，手碰过的东西不能卖给顾客吃。这孩子，真没办法。”

国子闻声迎了出来：“妈，您回来啦？”

泷把购物袋交给国子，走进寝室，对悦子说：“孩子没教养，该好好教育。否则，长大了象什么样？”

悦子嘟哝道：“就这么一块油炸虾，何必粗声粗气的。”

“这不是第一次了。”泷坐下，“每次来，总让人操心。怎么，今儿来，又有什么事啊？”

悦子立即换了一副笑脸：“真不好意思开口。能不能再通融一下啊？”

“有那么好的丈夫，还来跟我这个老婆子要钱。别人家知道了，会怎么说呵！”

“如果丈夫有办法，就不来求妈了。他……实在是太窝囊啦。”

沈讥讽说：“这个丈夫可是你自己找的。再说，我还没让你还上次借的呢，那时你说一定连本带利一起归还，可现在……”她发现弘美正从购物袋里取香蕉，呵斥说：“又来了，真是！”她取出一只香蕉给弘美：“喏——外面去玩吧。”又转向悦子：“你们家的孩子怎么了？一日三餐，没让他们吃吗？”

悦子撅起了嘴：“妈居然不疼自己的外孙，也真是的！”

店堂里的电话铃响了。国子去接电话，原来是她哥哥秀夫打来的。秀夫在和歌山工作，这次开着小客车送旅客游览，路过东京。他要国子赶到客船码头去见个面，说是有要紧的事情商量。国子挂断电话，对婆婆说明后，就匆匆地走了。

“看来，我也该走啦。”悦子懒洋洋地站起了身。

悦子带着儿子刚走，阿勉放学回家。他高兴地嚷道：“奶奶，老师要我代表咱们班级，下星期去参加全校的接力赛跑！奶奶，妈呢？”

沈把一盘香蕉放在勉的面前：“你妈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勉，吃吧，可好吃啦。”

勉咬了一口香蕉，从书包里取出一幅画，递给沈：“奶奶，我给您画了一张像，老师夸奖我，说我画得好呢。”

沈看着画，忍不住笑了：“这哪儿是奶奶？画得怪里怪气的。不过，奶奶还是挺高兴的。”

勉吃了一块点心，背起书包：“奶奶，我去英语补习班

补习英语了。”

泷慈爱地送孙子出门：“阿勉，路上当心！”

大海，波光粼粼，浪涛起伏。客船码头边，秀夫兄妹俩倚着石栏，小声交谈着。

秀夫凝视着显得清瘦的妹妹，规劝说：“国子，你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呀。婆婆不可能永远健在，再说，她还有两个子女。你还年轻，日子还长呢，难道不该考虑一下将来吗？”

国子摇摇头：“哥哥，我可是勉的母亲啊。再说，我现在很幸福，真的。”

“当长工，还幸福呢！”泷把店里的一切事务全推给了国子。秀夫早有所闻，“国子，我只有你这么个妹妹。你在东京无依无靠的，我能看得下去吗？”

“我现在是伴内家的人，为自己家里干活受累，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再说，婆婆可疼爱阿勉啦。她还在信用所给阿勉存了钱，说是将来要让阿勉上大学呐。”

秀夫解开衣襟，任海风吹拂着结实的胸膛。国子看了哥哥一眼，感到他肚子里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他们从小失去父母，兄妹俩相依为命，全靠哥哥一手把她拉扯大，她太熟悉自己的哥哥了。

“这样吧，你和阿勉一起回家来住一阵子，休息休息，散散心……另外，还有一个人想见见你。”

“见见我？”国子有些明白了，“是谁呀？”

“佐伯，我中学时的同学，你还记得吗？……他两年前丧了妻，如今独身一人。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开了一家很

大的高尔夫球场。这次托我转达对你的问候，说是想见见你。”

国子忧郁地垂下了眼睑。她理解哥哥的一片好心，可她同婆婆相依为命，已经离不开伴内家了。于是轻轻说：“哥哥，真对不起，这恐怕不行。”

“那就回去几天。”秀夫退了一步。

“也不行。我走了，店里怎么办？”

秀夫望着固执的妹妹，叹了口气，把头转向大海，沉默了。

国子感到过意不去，想了想，说：“哥哥，这样吧，放暑假时，让阿勉回和歌山，到哥哥家住一阵子，玩一玩。”

秀夫怜悯地看着国子，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夕阳收敛了最后一道奇光异彩，暮霭仿佛雾一般地在街道上弥漫。街灯还没有亮，路上显得有些朦朦胧胧。勉在补习班里补习完英语，背着书包，跳跳蹦蹦地穿行在大街小巷。今天补习的时间长了一点，勉想快些回到家，他从一条昏暗的小巷里飞奔出来，想穿过宽阔的马路。

马路右侧，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急驰而来。驾车的是富家小姐大胁绢子，一头披肩长发，脸色白净，戴着一副阔边的黑色眼镜，显得秀丽动人。身旁坐着未婚夫柿沼久夫。柿沼身材颇长，神色从容，脸上有一种青年男子所特有的坚毅与自信。

突然，绢子发现一个小小的身影窜出小巷，她大吃一惊，紧急刹车。但是，由于车速太快，已经来不及了。随着一声沉闷的撞击声，黑影被弹出了近十米外。书包里的书本、文具散落一地……

039394

二 顶替罪名

“嘎——！”轿车终于刹住了。

柿沼跳下车，飞跑到勉的身旁，抱起勉，焦急地呼唤：“孩子！孩子！”他发现勉的膝盖处正在大量出血。

绢子也跑了过来，一见鲜血淋漓、昏迷不醒的勉，脸色一下子煞白：“这……这怎么……怎么办呀？”

“马上送医院！”柿沼把勉抱进车里，发动了汽车。绢子坐在后座，看着身旁气息微弱的勉，浑身直打哆嗦，一种灾难降临的预感，攫住了她的心。

柿沼久夫家境清贫，在大学建筑装潢设计系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和出众的才华，被一家汽车公司聘用。他工作勤奋，成绩卓著，很受老板器重。绢子的父亲大胁慎吾是一家很大的儿童体育用品公司的专务，他认为柿沼门第低微，经济上也不富裕，不同意这门婚事。绢子再三坚持，表示非柿沼不嫁，绢子的母亲幸世也觉得柿沼人品不错。这样，大胁慎吾才让了步。六月间订了婚，准备在十一月举行婚礼。

今天，柿沼和绢子驾着汽车选新居。一连跑了好几处新建的公寓，都觉得不够理想。还剩下两处没有看，柿沼见天色已晚，想明天再去。可绢子心急如火，说：

“抓紧时间都去看了吧。我想趁爸爸还没有变卦时，早些定下来。你累了，我来开车。开快些，一会儿就到了。”

柿沼同意了。绢子驾车飞驰，直奔三荣公寓。没想到，却出了这样的车祸。

“唉！不早不迟，偏偏发生在这个时候！”绢子线条秀美的嘴唇紧抿着，嘴里觉得有一股浓重的苦味。

轿车到了港口医院。柿沼抱起勉，直奔急诊室。绢子胆战心惊地在走廊里等候。过了一会儿，柿沼神色疲惫地出来了，绢子连忙迎上去。

柿沼解开西装钮扣，松了松领带，浓黑的眉毛舒展了些，松了一口气说：“大夫说，生命大概没有危险。不过，腿部骨折了，痊愈恐怕得一个月左右。”

绢子突然用手帕捂住脸，“嚤嚤”哭了起来：“久夫，那孩子突然间窜出来，天又黑，我想避也来不及呀……”

“不要紧，我会替你作证人，证明这一点的。”

“证人？”绢子抬起头，泪光闪闪的眼中充满了恐惧。

“我已经给警察署打了电话——这是必须的。警察一到，立刻会进行调查。”柿沼抚着绢子颤抖的双肩，竭力安慰说，“别害怕，我在你身边呢。”

“呜——”警车呼啸而来，停在医院门前。两名刑事警察匆匆入内，到急诊室看了勉，了解了伤势情况，然后在护士带领下径直向走廊里的柿沼和绢子走来。绢子有些害怕，拉了拉柿沼的衣袖，向他身后退缩了一步。

丸山警察走到柿沼面前：“驾车的是你吗？”

柿沼稍稍犹豫了一下：“……是的，是我。”

丸山转向绢子：“当时，你也在车上吗？”

绢子有些不知所措，吞吞吐吐地：“……是、是的。”

“那好，请两位先跟我们一起到事故现场去一下。”丸山说完，转身朝门外走去。

绢子悄悄拉住柿沼的手，为难地：“你……”

柿沼放慢了脚步，对绢子耳语着：“这没什么，是我让你开的车。再说，孩子的伤问题也不大，走吧。”

现场调查结束以后，丸山又把柿沼和绢子带到警察署，让他们详细叙述了事故发生的过程，并在笔录上签了字。走出警察署，天色已经很晚了。两人沿着路灯闪烁、树影婆娑的路边默默地走着。走到一片矮树林边，绢子再也忍受不住，呜咽着扑进柿沼的怀里，说：

“久夫，这样不行。还是回去跟警察说实话吧，出了这种事故，你在公司里不知会遭到什么厄运呢。”

“别担心，这没什么。再说，刚才我已经签了字，不好反悔了。”

“刚才我跟家里打电话，妈妈听了大吃一惊。爸爸知道了，还不知会怎么样呢……”绢子忧虑地说。

“事到如今，我们只有祈祷那个孩子早日痊愈了。我这就去医院看看。”

“我也去。”

“不，你已经很累了，早些回家吧，不然你爸爸妈妈会着急的。有什么情况，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的。”柿沼轻轻抚着绢子乌黑光润的长发，象是在劝慰一个年幼的妹妹。

“嗯。”绢子垂下眼睑，轻轻地说。

不出绢子所料，大肋慎吾回到家，得知了这件事，立即火冒三丈。他把眼镜扔在茶几上，倒背着手，在陈设豪华的客厅里焦躁地走来走去，眼睛里流露出掩饰不住内心的恼火和不快：“绢子有什么必要接受警察的讯问呢？出事故的是柿沼，她马上回来不就得了吗？”

幸世给他斟上一杯白兰地，轻声解释说：“绢子在电话里说，警察要她当见证人。”

“柿沼也真是！”慎吾不满地说，“今年十一月就要举行婚礼，可偏偏干出这种蠢事。”

绢子回到家，走进客厅，怯生生地：“爸爸……”

慎吾一口干了白兰地酒，朝着女儿怒冲冲地说：“绢子，我可是经营儿童体育用品的。你也不想想，将要成为你丈夫的人，居然出了如此重大的交通事故，教我怎么有脸去见人哪？！”

绢子悲痛地说：“爸爸，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事件的内情，就发火……”

“开车撞了人，还有什么内情不内情的？”慎吾严厉地说，“我可要警告你，万一那个孩子有个三长两短，这婚事就得重新考虑！”

绢子吃惊地：“爸爸，你……”

“今年秋天，我将出任公司的下届总经理。我不能让压死孩子的人当我的女婿！”

“呜——”绢子捂住脸，哭着奔出了客厅。

“慎吾……”幸世想劝说几句，一见丈夫那铁青的脸，没敢再往下说。

伴内家的店堂里，国子在油炸面拖虾。洸的小儿子伴内弘二来了。弘二二十六、七年纪，身材瘦长，面容清秀，性格豪爽，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他悄悄走到国子身后，突然喊：

“姐姐！”

“真讨厌！”国子吓了一跳，“你先到里间去坐一会儿。”

“妈呢？”

“妈去练习民间舞了。明儿妈去参加老人俱乐部组织的旅游，她还要表演节目呢。”国子把一袋油炸食品递给顾客，用抹布擦了擦手，和弘二一起走进里间。

“妈可真悠闲哪，家里的活儿却让姐姐一个人干！”

“由美子好吗？”国子边沏茶边问。

“唉……”弘二似乎不想提起他的妻子，“阿勉呢？”

“去补习英语，快回来了。”

“是吗？阿勉读书挺用功的，象谁呢？我和哥哥可是从小就不爱用功读书。”弘二看见墙上钉着的画，“是阿勉画的？”

“说是奶奶的肖像。”

“今天悦子姐来过了？”

国子点点头。

“她打了个电话给我，发了一通牢骚，说妈只疼阿勉一个人，讨厌悦子姐家的孩子。”

“没这回事。我想是因为阿勉失去了父亲，妈觉得阿勉可怜，才特别疼他的吧。”国子看了弘二一眼，犹豫了一下，又说，“弘二，要是由美子早日有喜，妈准会高兴得合

不吮嘴的。”

弘二偷偷瞥了国子一眼，沉默不语。

“弘二，你要是没别的事，就早点回去吧。……由美子准在家里盼着你呢。”

弘二油油地站起身，出门走了。

洸回来了。她走进卧室，放下舞蹈服装，问国子：“阿勉怎么还没有回来？”

“是呀，我也有点奇怪。”

“给英语补习班打个电话问问。”洸说。

国子打完电话，说：“英语老师说，阿勉一个多小时以前就离开了。他会不会去哪儿玩了昵？”

“不会的，这孩子挺懂事。”洸说，“是不是去找我？”

这时，电话铃响了。洸上前拿起话筒：“喂？……是的。……什么？车祸？！……什么医院？……好，好，多谢了，我们马上来。”她手忙脚乱地放下话筒，对国子说：

“阿勉让汽车给撞了，现在港口医院，警察通知我们马上去！”

国子顿时脸色苍白：“阿勉……”

婆媳俩赶到医院，奔进急诊室。国子一见浑身绕着白色的绷带，没有恢复知觉的勉，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国子！国子！”洸摇着国子的身体。

“阿勉！……”国子苏醒了，失声痛哭起来。

洸赶紧给弘二家打了个电话，要弘二马上赶来医院。弘二闻讯吃了一惊，立刻来了。他向值班大夫了解了阿勉的伤

势情况，然后走到病床边，对国子说：

“姐姐，别担心，阿勉不要紧的。不过她可能要看护好些日子。今儿我来守夜，你先回去休息吗？”

国子凝视着昏迷中的勉，摇了摇头。

一个护士走来，说：“有个叫柿沼的先生来看望病人。”

“这家伙来了？好啊！”弘二气愤地走出急诊室，来到走廊里，对柿沼说：“叫柿沼的，就是你吗？”

“来迟了，实在对不起，警察的查讯刚结束。听说孩子的母亲在这儿，我想当面向她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有什么用？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决不会饶了你！还是在汽车公司工作的人，却出了这样严重的车祸，你究竟安的什么心？！”

柿沼内疚地说：“这……实在对不起了。”

弘二见柿沼那可怜巴巴、一个劲儿赔罪的样子，心也有软些了：“好吧，坐一会吧。”

柿沼顺从地在走廊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弘二看看手表，坐在柿沼身边：“十二点了。大夫说，如果今夜安然无事，就没有问题了。”

凌晨一点半，一个护士拿着急救器械，从走廊尽头小跑过来，神色紧张地奔进急诊室。弘二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连忙跟了进去，只见阿勉在病床上痛苦地喘息着。松永大夫和护士们给勉打了强心针，接着又是测量血压，又是计量脉膊。

过了一会，松永的眼中露出了绝望的神色，问弘二：“孩子的母亲呢？”